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録卷四十

錢唐倪濤撰

石刻文字十六

後漢謁者景君碑洪氏隷釋作謁者景君墓表

惟元初元㚔五月丁卯故謁者任城景君卒嗚呼闕

國喪淑臣朝失貞良同闕　吏兕闕　瞻學

者靡闕　紀德闕　生有爵號殁闕　其功闕

追闕　即辭云闕　惟君東脩仁知闕　興門闕　發政

闕然闕　爾闕　風無體闕　明抓幽通言

信行篤讜廉允躬闕不闕　不闕　人闕　勇匪石外和內

公疾遁曲闕　詭隨闕　通闕　義

命秉肅以闕　理政治孝親忠君闕　嘉命挽闕　敬應闕

股肱耳目闕　彈糾枉茹剛吐

采五官功轉骨骾之臣闕　嚴闕　祖之貞史任之直公

闕　浩清辟州從事闕　邦之雄喧動萬里州郡位升察舉

孝廉百國之宗能文繡闕　於闕　心闕　光闕　帝庭

闕

問股肱龍升鳳翔進退闕便闕公劉姿

闕

盆闕昌闕逝闕降卑百遺失

乘京師鄂鶩闕皇帝聘

闕

大闕其福闕興闕軌闕端

剖符北海闕所闕寇攘闕而有闕

昌闕兮闕曰闕孔闕曰闕兮曰闕無傷

兮異色闕文知命亡兮不闕百闕兮闕

兮更去闕是其闕兮闕動後昆芳闕將兮

闕

永昌兮紀此銘

右故謁者景君墓表隷額景君任城人以安帝元初元年卒石磨滅可讀者纔數句碑陰有諸生服義者十五人即立碑之人也東都自路都尉始見墓闕蓋表阡銘壙之濫觴也有文而傳于今則自景君始其分行布字已井井有法題首七字波勢清逸有八分之體惟皇帝賻三字特出於誌文之上齊葬穆妃議立石誌王儉以為非禮經所出元嘉中顏延之輩為

之遂相祖述爾梁任昉作文章緣起又云墓碑自晉始予考酈氏水經所載漢刻已不少後魏與齊梁時相先後也豈碑碣多在北方南人未之見乎然郭林宗傳云林宗既葬同志者立碑蔡邕為其文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唯郭有道無愧色史稱王儉晉宋以來故事儀典諳憶無遺毋博議引證先儒無能異者范書所載豈不知之今漢人墓刻猶存數十百碑其云起於晉宋非也隸釋

碑以扗為紏扗鄂驚為愕驚上仝

右漢景君碑尤磨滅惟謁者任城景君數字尚完其餘班班可見者皆不能成文故其年世壽考功行卒葬莫可考也蓋漢隸今尤難得其磨滅之餘可惜爾集古録

右隸書不著書撰人名氏文字訛缺其首曰惟元元下缺二字蓋其年號也又曰謁者任城景君卒其餘雖時有完者不可考矣景君石椁文附其文曰惟元

初四年三月丙戌景君卒以五年二月葬又曰司空太常博士舉高經君為其元其後遂曰以病喪身蓋文多訛缺此其粗可見者也皆在任城集古錄目

右謁者景君表其額題漢故謁者景君墓表而其文云惟元初元年五月丁卯故謁者任城景君卒其他文字磨滅時有可讀處皆斷續不復成文矣元初安帝時年號也此在漢時石刻中殘闕為甚特以安帝以前碑碣存者無幾不可棄也故録之金石録

謁者景君二碑安帝元初元年濟州金石略

景君碑陰

諸生服義者缺

義士北海劇張敏字公輔弟子濟北茬平甯尊字伯尊

弟子山陽南平陽方京字孟平弟子濟北茬平吴良字

威賢弟子齊國臨菑宋成字子賓弟子齊國臨菑劉封

字漢輔弟子魯國卞城吕卞吕昌字永興弟子樂安高

宛牟龍字文古弟子清河靈劉翼字仲禹弟子清河靈

盃訢字輔公弟子清河靈盃福字卌道弟子魏郡斥丘

田卲字季持弟子魏郡內黃景茂字元愷弟子山陽湖

陸尹倉字升進弟子山陽湖陸董喬字元夜

右景諱者碑陰義士一人曰北海張敏碑中若有剖

符北海字其文斷續難考餘人皆稱弟子則傳道受

業之人也墓之有碑所以紀功述德貽垂後世者也

一時賔容因以刻名其陰託之不朽爾今景君之碑

淪碎不復成章而碑陰諸人姓名略無刓缺物之不

可預期如此 隸釋

右謁者景君碑陰其前題云諸生服義又云義士北海劇張敏字公輔弟子濟北荏平甯尊凡十五人皆完好可讀云 金石錄

郲令景君闕銘

惟元初四年三月丙戌郲令景君卒以五年二月 闕

序君存時恬然無欲樂道安貧信而好古非法不言治歐陽尚書傳祖父河南尹父步兵校尉𡺸門徒上

録三千餘人明明側陋遠近照聞闕司聘請沴化下邳
末極考績續毋弃之子無隨沒俯就禮畢故府復請司
空大常博士竝舉髙經君爲其元假涂郟姦郎洒心澄
激清靜英書寢嘆手闕黄耇終始無衙被病亟身疑于
幽冥祖載之日游魂彖生玄路昔闕朱艸闕達巷方
軌涕泣霣闕諸生服義百有餘人迺刜屯石紀闕行闕
見闕懷德聞自嘆吟千秋萬世闕爲闕考積德闕
堂壇羅闕闕闕墅魂而有靈闕無闕

右郟令景君闕銘諸生服義者所立景君歷下邳郟兩邑以安帝元初四年卒墓有雙石闕其一刻此文在濟州任城縣南景君三世傳歐陽尚書高第編牒至三千人公卿皆以為明經舉首亦顓門之耆儒也碑既不載其名儒林傳唯有廣漢景鸞乃治齊詩施氏易者范氏罔羅踈畧蓋不止一郟令也惜哉隸釋

㐭即稟字寘即寘字

右景君石郭銘者余既得前景君碑又得此銘皆在

任城不知一景君乎將任城景氏之族多耶文字磨
滅不可考故附於此集古録

右鄭令景君闕銘云維元初四年三月丙戌鄭令景
君卒又云君存時恬然無欲樂道安貧信而好古非
法不言治歐陽尚書傳祖父河南尹父步兵校尉業
門徒生録三千餘人又云三司聘請流化下邳又云
司空太常博士竝舉高經君為其元假塗鄭城姦邪
洗心又云被病喪身歸于幽冥門人服義百有餘人

按漢人為景君刻銘本欲傳于不朽而不著其族系名字何哉金石錄

北海相景君銘

惟漢安二年仲秋闕故北海相任城景府君卒歍歔哀哉國闕隤英彥夫疇列宿虧精晚學後時于何穹倉布命授期有生有死天寔為之豈夫人据彼勉不道於是故吏諸生相與論曰上古羣后莫不流光闕於無窮甚芬燿於書篇身殁而行明體亡而名存或著形像

於列圖或數頌於管隙（弦字）後來詠其烈竹帛敘其勳以

佑誅曰伏惟

明府受質自天孝弟淵懿帥禮蹈仁根道核藝抱淑守

眞晶白清方勊己治身寔深寔剛以武以文遵考孝謁

假階司農流惪元城興利惠民強衙段節徹弱蒙恩威

立澤固化行如神帝嘉厥功授吕符命守郡益州路遐

擧親躬作遜讓夙宵朝廷建英忠讜辯秩東行璽追嘉

錫據北海相部城十九郡（郡字）郡歸向分明好惡先吕敬

讓殘偽易心輕黠踰竟鵶梟不鳴分子還養元二䣊寘蒙祐吕寧蓄道㮊悳闕祉吕榮紛紛令儀明府體之仁義道術明府膺之黄朱邰父明府三之台輔之任明輔宜之吕病被徵委位致仕民闕思慕遠近搔首農夫醳耒商人空市隨轝飲淚奈何朝廷奪我慈父去官未旬病仍困危珪璧之質臨卒不回歍闕賈絶奄忽不闕孝子憷㦌顛倒剥摧遂闕勉痞永潛長歸卅里鄉黨隕涕𡚱哀故吏忉怛欷歔倀佪四海痡蓋驚慟傷褱大命闕

期寔惟天闕明主設位明府不就臣子欲養明府弗留

歇歔哀哉

爵曰孝積幽穸闕　兮闕　翔議郎兮再命庯

將綏元ニ兮覩英槼謨主忠信兮羽衛藩屏撫萬民兮

闕　恩闕　兮宜楙鼎輔闕　幹楨兮不永纍壽棄

臣子兮仁敦海外著甘棠兮闕　石勒銘闕　不亡兮

右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篆額濟州任城有

景氏三碑皆不著其名字景君嘗屬司農宰元城刺

益部相北海以順帝漢安二年卒其前已有誄曰其後有亂曰者亂省其乚也其文曰宜叅毘𨊻字書無𨊻字當是借作拂取輔拂之義趙氏云碑陰載故吏自都昌台邱暹而下十九人皆作脩行漢隸循脩二字頗相近恐是借用爾子蓋未見也隸釋

碑以倉為蒼以㴇為柔以衙為禦以醳為釋以慬為懄以麋為眉㡿即質字𦉢即戀字恖即惡字𡗜即夰字㥨即懷字𢍰即棄字全上

右漢北海相景君銘其碑首題云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其餘文字雖往往可讀而漫滅多不成文故君之名氏邑里官閥皆不可考其可見者云惟漢安二年北海相任城府君卒城下一字不可識當為景也漢功臣景丹封櫟陽侯傳子尚尚傳子苞苞傳子臨以無嗣絶安帝永初中鄧太后紹封苞弟遽為監亭侯以續丹後自是而後史不復書而他景氏亦無顯者漢安順帝年號也君卒於順帝時蓋與遽

同時人也碑銘有云不永麋壽余家集録三代古器銘有云眉壽者皆為麋蓋古字簡少通用至漢猶然也集古録

右隸書不著書撰人名氏景君任城人嘗為北海相終于益州太守碑文歴歴可見而不著君之名字蓋北海故吏諸生之所立也漢安二年立在任城集古録目

右北海相景君碑在濟州任城縣景氏在漢世為任城人今有三碑尚存余皆得之此碑最完金石録

右北海相景君碑金石録云在濟州任城縣蓋景氏在漢為任城人也予按濟州即今之濟寧州今碑乃在州學不知何年移置於此通志金石略以不知其地故直云未詳姚江謝中舍大中近過濟寧搨以見惠予家自祖宗來藏碑頗富兼以予好收録中間得於朋友之助者十常四五如此碑是也金薤琳瑯

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今在濟寧州學見永叔明誠集中而永叔辨論加詳隷法故自古雅尚可

識益州部當言刺史不當言太守也額曰銘辭曰誄亦屬未安東京作者往往如是_{并州山人藁}此碑殘缺幾不成文考集古録蓋自歐陽永叔時已然而都玄敬乃録其全文止缺三十字不知何據玄敬又云家藏漢碑不完者皆以洪丞相隷釋足之此是耶王元美曰隷法故自古雅但益州部當言刺史不當言太守額曰銘辭曰誄亦屬未妥東京作者往往如是而碑中眉壽作麋壽歐公以為古字通用良

是石墨鐫華

簡翁嘗言碑之有額猶人身有首裝者不可棄今觀此帙乃得其寔也然洪跋謂任城有景氏三碑而近世收者獨此何耶昔人謂漢碑在世猶鳳翎麟角不可因其殘剝而輕舍淵泉其懷慎守之也嘉靖甲寅四月七日記文續記

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隷書似聊以勒石非當時名手第小具一種拙朴之意且有八分遺則自

是時代使然亦不為佳也今人不習古乃謂一出古人色色皆佳了無軒輊不知三代彝器古雅奇絶千載無匹而野鑄𣪘彝非不古色蒼然而花文款識粗鹵不足觀者多矣矧漢代乎余藏漢碑數種後之所收不可知據吾目覩當以韓勅修禮器碑為第一嘗評其用筆結體玄妙入微當得之神工弗由人造或謂此銘時代前於禮器碑古質似勝按此石建於漢順帝漢安二年青龍在敦牂禮器碑建於桓帝二年

涒灘雖經三帝僅十五年耳何時代之足云王元美賞鑑前無古人亦云隷法古雅古自其時正以未雅耳孔廟碑結體古逸兼有分法反謂非其至者皆所未解至謂益州部當言刺史不當言太守額曰銘辭曰誄亦屬未安東京作者往往如是自是名言因附著之額字小篆去秦未幾更相絶千里余得漢朔方守右第三銅虎符銀錯小篆又絶類秦碑字何也想書碑既非名手額篆亦爾耶

北海相景君碑陰

故闕中部督郵都昌尹忠字定公故門下督盜賊掾劇闕頌字闕遠故門下議史平昌蔡規字中舉故下門下書佐闕陵孫榮字世榮故門下書佐淳于逄闕字成故騎吏劇闕麟字闕石故吏朱虛孫徵字武闕故吏營陵辥逆字伯踰故吏營陵闕　字中闕故吏都昌呂福字益闕故吏都昌強闕字光闕故書佐都昌羽質字孟闕故書佐闕虛闕　字君大故書佐闕壽淳于闕

故書佐營陵徐昌字昌善故書佐都昌闕彤字闕甫故

書佐淳于孫闕字元闕故書佐營陵鍾顯字闕寶故書

佐東安平闕廣字廣宗故書佐劇紀政字世堅故書佐

淳于孫晄字威光故修行都昌董方字季方故脩行都

昌台邱暹字世德故脩行營陵曾闕字漢興故脩行都

昌闕字闕久故脩行營陵闕字護宗故脩行營陵

闕暹字武闕故脩行營陵臨照字景耀故脩行都昌張

駿字臺闕故脩行營陵淳于登字登成故脩行營陵顔

理字中理故脩行營陵水邱郎字君闕故脩行都昌呂
興字世興故脩行都昌逢進字世安故書佐劇徐德字
漢昌故書佐劇姚進字元豪故書佐劇邴鍾字元鍾故
書佐都昌張巽字元巽故脩行都昌張闕字季遠故脩
行劇中闕字季遠故脩行平闕允字伯允故脩行淳
于趙尚字進卿故脩行都昌叚叚晉字世節故脩行都
昌齊晏字闕子故午營陵闕遷字世達達故午營陵昌
敏字元成故午淳于董純字元祖故午營陵闕良字世

勝故午朱虛旻詩字孟道故午都昌呂立遷字孟堅故

故 闕 都昌齊冰字文達故 闕 都昌張亮字元亮 闕

庯 闕 故臣吏愼終追遠 闕

墳園 闕 禮備陵成 闕 立樹立既就聖典有制三 闕

墓側歲壞 闕 遺辭以明 闕 靈瑕顯

降吾嘉祐

右景君碑陰按後漢書職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

行一百三十人而晉書職官志州縣吏皆有循行今

此碑陰載故吏都昌台邱暹而下十九人皆作脩行他漢及晉碑數有之亦與此碑陰所書同豈循脩字畫相類遂致訛謬耶碑陰又有故午營陵是遷六人名姓莫知其為何官又台邱不見于姓氏書惟見于此者兩人云金石錄

右景君碑陰列門下書佐及故吏等名中有脩行凡十九人趙氏謂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吏一百三十人而晉書百官志亦有循行以為循

與脩字畫相類遂致譌謬予謂景君碑刻於漢時而後漢書舊皆出傳録則以脩為循者特傳録之誤耳趙氏不信碑本而信漢書又且復引晉書為證殊不知晉書修於唐其亦曰循行者蓋仍漢書之誤而云然也 金薤琳瑯

敦煌長史武班碑

建和元年大歲在丁亥二月辛巳朔廿三日癸卯長史

同下闕

敦煌長史武君諱斑字宣張昔殷王武丁久伐鬼方元
功章炳勲戚王府官族分析曰以爲氏焉武氏蓋其後
也商周假貎歷世壙遠不隕其美漢興以来爵位相踵
闕朝忠臣君务闕顔閔之楙質長敷游夏之文學慈惠
寛闕孝友玄妙苞羅術蓺貫洞聖闕愽兼闕耽綜典
籍闕純求福不回清聲美行闡形遠近州郡貪其
高賢闕請以闕歲舉闕翼紫宮闕詔除光顯王
室有闕於國帝庸嘉之掌司古闕領校祕鄭研闕幽徹

追昔劉向辯賈之徒比闕萬矣時戎闕匡正一闕
朝廷惟憂闕有司闕舉君斑到官之日闕癘吏士
哮㕟之怒薄伐闕並百姓賴之邦
域既寧久勞于外當還本朝以叙左右以永嘉元年闕
月闕日遭疾不闕哀闕於是金鄉長河間高陽史恢等
追惟昔日同歲郎署感闕為自古在昔先聖與仁闕
興替闕人存生榮死哀是闕萬年伊君遺德闕孔之
珎故闕石銘碑以旌明德焉其辭曰於惟武君允德允

恭受天休命積祉所鍾其在孩提岐嶷發蹤譓闕守約
唯誼是從孝深凱風志絜羔羊樂是闕恬此闕光孳
孳臨川闚見闕慮庲仰其首徹妙玄通闕然清邈闕
升闕為帝股肱扶助大和萬民迺蒙顯宗闕
史官書功昊天上帝降茲鞠凶晻忽徂逝闕
不享闕耇大命闕百遼惟闕后帝感傷學夫邑師士
女悽愴闕表金門令問不忘垂闕後昆萬載歎誦闕
尚書丞沛國蕭曹芝闕宣成武令中山安熹曹种闕

豊令下邳良成徐崇闕　故陳留府丞曾國曾闕

防東長齊國臨菑闕　紀伯允書此碑嚴祺字伯曽

右故敦煌長史武君之碑隸額在濟州任城武君名

斑字宣張從事梁之猶子吳郡府丞開元之元子執

金吾丞榮之兄也以冲帝永嘉元年卒碑者後三年

同舍郎史㤉曹芝六人所立字小石損隸釋

班碑　右班碑者蓋其字畫殘滅不復成文其氏族

州里官閥卒葬皆不可見其僅見者曰君諱班爾其

首書曰建元年大歲在丁亥而建下一字不可識以漢書考之後漢自光武至獻帝以建名元者七謂建武建初建光建康建寧建和建安也以歷推之歲在丁亥乃章帝章和元年後六十一年桓帝即位之明年改本初二年為建和元年又歲在丁亥則此碑所缺一字當為和字乃建和元年也碑文缺滅者十八九惟亡者多而存者少尤為可惜也故録之治平元年四月二十日書集古録

右不著撰人名氏嚴祺字伯魯隸書君名班字宣下一字缺敦煌人碑以建和元年立令其文字磨滅姓名鄉里粗得其髣髴而官爵事迹皆不可復知矣集古録目

後得别本模搨麄明始辨其一二云武君諱班乃易去前本熈寧二年九月朔日記六一題跋

右敦煌長史武班碑歐陽公集古録云漢班碑者蓋其字畫殘滅不復成文其氏族官閥卒葬皆不可見其可見者君諱班爾今以余家所藏本考之文字雖

漫滅然猶歷歷可辨其額題云漢故燉煌長史武君之碑知其姓武而官為敦煌長史也碑云君諱班字宣張昔殷王武丁克伐鬼方元功章炳勲藏王府官族析分因以為氏知其名字與氏族所出也又云永嘉元年卒知其卒之年月也金石錄

右漢燉煌長史武班碑歐陽公謂其字畫殘滅氏族州里官閥卒葬皆不可見趙氏謂以所藏本考之班官閥氏族與卒之年月皆歷歷可辨趙氏生歐公之

後不應其本若是豈歐公者搨於當時而趙氏者得之古搨邪予家本視趙氏雖若不逮然亦有可讀者

金薤琳瑯

從事武梁碑

官壽殘失威宗建和之元年閼明爲其兄立闕刻其下闕

成行攄騁技巧委虵有章垂示後嗣萬𠀪不亡

其辭曰

懿德玄通幽以明兮隱居靖處休曜章兮樂道忽榮垂

蘭芳子身殁名存 下闕

右從事武君碑在濟之任城武君名梁以威宗元嘉元年卒孝子仲章等立此碑輿服志古者有冠無幘秦後稍稍作顔題漢文乃崇其中為屋衣冠童子幘無屋者亦未成人也此碑及武榮碑皆有闕幘傳講之文蓋謂其未冠之年已能傳道講學也武君屢辟辟召不闚櫂門踰七望八爵秩不躋故銘文無可鋪敘而其後云孝子孝孫躬脩子道竭家所有選擇名

石南山之陽擢取好妙色無斑黄前設壇墠後建祠堂良匠衛改雕文刻畫羅列成行攄騁技巧委虵有章若曰松萩窀穸之事不應辭費如此此碑長不半尋廣纔尺許既無雕畫技巧亦非羅列成行其辭决不為碑設也詳味之指石室畫像爾隸釋

右從事武梁碑云故從事武掾諱梁字綏宗體德忠孝岐嶷有異治韓詩闕幘傳講兼通河雒諸子傳記又云州郡請召辭疾不就安衛門之陋樂朝聞之義

又云年七十四元嘉元年季夏三日遭疾隕靈其後有銘云懿德玄通幽以明兮隱居靖處休曜章兮樂道忽榮垂蘭芳兮身没名存傳無疆兮其他刻畫皆完可讀文多不盡録碑在濟之任城余崇寧初嘗得此碑愛其完好後十餘年再得此本則闕其後四字矣金石録

吳郡丞武開明碑

右吳郡丞武開明碑云君字開明而其名已殘闕又

云永和二年舉孝廉除郎謁者漢安二年遷大長秋丞長樂大僕丞永嘉元年哭母去官復拜郎中除吳郡府丞壽五十七建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遭疾卒其可見者如此其他磨滅不能盡讀按後漢書志大長秋丞一人秩六百石本任宦者又長樂少府位長秋上及職吏皆宦者又有太僕二千石在少府上丞六百石據志所載中宮及長樂宮官屬皆以宦者為之而以史傳及漢魏石刻參考如大長秋少府之類

皆雜用士人令武君以孝廉為郎謁者郎中吳郡府丞皆非宦者之職然則兩宮官屬盖亦雜用士人也

執金吾丞武榮碑

君諱榮字含和治魯詩經韋君章句闕幘傳講孝經論語漢書史記左氏國語廣學甄微靡不貫綜久斿大學藐然高厲鱻於雙匹匹字學優則仕為州書佐郡曹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守從事年廿六汝南蔡府君察舉

孝廉闕郎中遷執金吾丞闕遭孝桓大憂屯守玄武慼哀悲憧加遇害氣遭疾隕靈闕君即吳郡府卿之中子敦煌長史之次弟也廉孝相承亦世載德不忝闕命闕不竞台衡蓋觀德於始述行於終於是刊石勒銘垂不朽窮其辭曰

天降雄彥資才卓茂仰高鑽堅允文允武內幹三署外闕帥旅勒屯守奮威闕武闕旗絳天雷震電舉歘爓赫然陵惟哮虎當遂股肱闕之元輔天何不弔降此闕咎

癒乎哉君仁如不壽爵不副德位不稱功咸襄傷愴遠近哀同身沒闕　萬世諷誦

右漢執金吾丞武君之碑隸額在濟州武君名榮吳郡君名開明敦煌君名班榮之亡在靈帝初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齊轅固燕韓嬰皆為之傳又有毛氏之學故曰詩分為四申公授瑕邱江公韋賢治詩事江公傳子元成皆至丞相孫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魯詩有韋氏學此曰治魯詩經韋氏章句者此

也闕幘者未冠幘之稱語在武梁碑中鱻古鮮字鱻於雙匹者鮮雙寡匹也 隸釋

右漢武榮碑云君諱榮字含和治魯詩經韋君章句孝經論語漢書史記左氏國語為州書佐郡曹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年三十六南蔡府君察舉孝廉執金吾丞孝桓大憂屯守玄武闕加遇害氣遭疾隕靈其餘文字殘缺不見其卒葬年月又不著氏族所出惟其碑首題云漢故執金吾丞武君之碑云 集古錄

右漢隸不著書撰人名氏榮字含和桓帝末官至執金吾丞碑不書其鄉里及卒葬年月集古錄目

右漢執金吾丞武榮碑歐陽公謂其文字殘缺不見卒葬年月及氏族所出予家本殘缺與歐公同而隸釋所載者則又往往可讀如云君即吳郡府卿之子燉煌長史之次弟此乃其氏族之所出也但碑文簡短不書卒葬年月歐公特未之知耳金薤琳瑯

八分書無年月今在濟寧州儒學殘缺　婁機漢隸

字原曰碑言遭桓帝大憂哀殞而亡當是靈帝時也
王弘撰曰碑額漢故執金吾丞武君之碑十字作
陰文乃起他所無也金石文字記

武字石闕銘

右武氏石闕銘云建和元年大歲在丁亥三月庚戌
朔四日癸丑孝子武始公弟綏宗景興開明使石工
孟季季弟卯造此闕直錢十五萬孫宗作師子直四
萬開明子宣張仕濟陰年二十五曹府君察舉孝廉

除敦煌長史被病云殁苗秀不遂嗚呼哀哉士女痛
傷武氏有數墓在任城開明者仕為吳郡府丞綏宗
名梁仕為郡從事宣張名班皆自有碑金石録

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集古録作司隸校尉楊厥碑
惟巛靈定位川澤股躬澤有所注川有所通余谷之川
其澤南隆八方所達益域為充
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
漢詆焉字馬後以子午塗路歮難更隨圍谷復通堂光凡

此四道垓高尤冗尤字艱至於永平其有四年詔書開余

鑿通石門中遭元二西夷虐殘橋梁斷絕子午復循上

則縣峻屈曲流顛下則人入字冥冥字廎寫輸淵平阿湶泥

常蔭鮮晏木石相距利磨确磐臨危槍砀履尾心寒空

輿輕騎遰碍弗前惡蟲弊狩蛇蛭毒蟳未秋截霜稼苗

夭夭字殘終年不登匱餧之患卑者楚惡尊者弗安愁苦

之難焉可具言於是明知故司隸校尉楗爲武陽楊君

厥字孟文深執忠伉數上奏請有司議駁君遂執爭百

遼咸從帝用是聽廢子由斯得其度經功飭爾要敞而
晏平清涼調和烝〻艾寧至建和二年仲冬上旬漢中
太守犍為武陽王升字稚紀涉歷山道推序本原嘉君
明知美其仁賢勒石頌德以明厥勳　辭曰
君德明〻炳煥彌光剌過拾遺厲清八荒奉魁承杓綏
億衙壃春宣聖日秋貶若霜無偏蕩〻真雖以方寧靜
烝庶政與乾通輔主匡君循禮有常咸曉地理知世紀
綱言必忠義匪石厥章厥弘大節讜而益明揆往卓今

謀合朝情醳䵣即安有勲有榮禹鑿龍門君其繼蹤上

順斤斗字極下峇川皇自南自北四海攸通君子安樂庶

土士字悦雍商人咸憘䍜夫永同春秋記異今而紀功𠱚

洂億載世二嘆誦

序曰明哉仁知豫識難易原度天道安危所歸勤二竭

誠榮名休麗

五官掾南鄭趙邵字季南屬襃中鼂漢彊字産伯

書佐西成王戒字文寶主

王府君閔台道　難分置六部道橋特遣行丞事西成
輔服字顯公都昔掾南鄭魏整字伯玉後遣趙誦字公
梁按察中曹卓行造作石積萬世之基或解高格下就
平易行者欣然焉

伯玉即日從署行丞事守安陽長

右故司隸校尉揵為楊君頌隸額在興元威宗建和
二年漢中太守王升立碑云司隸校尉楊君厥字孟
文水經及歐趙皆謂之楊厥碑蜀中晚出楊淮碑云

司隷校尉楊君厥諱淮字伯邳大司隷孟文之元孫也始知兩碑皆以厥為語助此乃後政誦其勲德故稱而字之不稱其名順帝紀延光四年詔益州刺史罷子午道通褒斜路葢從其所請也子午者長安正南山名褒斜者漢中閣名高祖開石門史策不書亦見鄐閣碑平帝時王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遂通子午永平之詔史亦闕文安帝永初元年先零叛斷隴道冦三輔入益州殺漢中守乃橋梁斷絶時也自明帝

永平四年通石門至永初幾五十年自永初襃斜斷絕至延光四年凡十五年水經云石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即秦人取蜀之石牛道楊君因而廣之蜀都賦岨以石門是也門在漢中之西襃中之北襃水南歷襃口北出斜谷鄐隲傳元二之災注云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之下為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為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岐州石鼓銘凡

重言者皆為二字明驗也趙氏云此碑有曰中遭元
二西戎虐殘橋梁斷絶若讀為元元則為不成文理
疑當時自有此語漢注未必然也予按漢刻如北海
相景君及李峻夫人碑之類凡重文皆以小二字贅
其下此碑有烝烝明明蕩蕩世世勤勤亦不再出上
一字然非若元二遂書為大二字也又孔耽碑云遭
元二轗軻人民相食若作元元則下文不應又言人
民漢注之非明矣王充論衡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間

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五本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大小凡八章帝紀所書建初三年以後龍芝甘露之瑞皆同則論衡所云元二者蓋謂即位之元年二年也鄧君傳云永初元年夏涼部畔羌揺蕩西州詔隲將羽林軍五校士擊之冬徵隲班師迎拜為大將軍帝紀班師在二年十月傳有脫誤字也時遭元二之災人士荒飢盜賊羣起四夷侵畔隲崇節儉罷力役進賢士故天下復安四年以母病求還侍養則

此傳所云元二者亦謂元年二年也安帝紀書兩年之間萬民飢流羌貊叛戾又與傳同此碑所云西戎虐殘橋梁斷絶正是鄧騭出師時則史傳碑碣皆與論衡合建初者章帝之始年永初者安帝之始年乃知東漢之文所謂元二者如此隸釋

碑以余谷為斜谷充為衝詆為抵蔭為陰

遼為寮犇狩為獸衙為禦縱為蹤憘為喜積為

積西戎為西城鬲即鬲字巻即塗字斵即斷字䜌

即磐字遰即滯字㝵即礙字悪即悪字彊即彊字
㕁即愜字醳即釋字繼即繼字全上
右漢司隸校尉楊厥碑云惟巛靈定位川澤仮同澤有所注川有所通余谷之川其澤南隆八方所達益域為充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漢詆焉後以子午塗路澀難更隨圍谷復通堂光凡此四道垓鬲允艱至於永平其有四年詔書開余鑿通石門中遭元二西夷虐殘橋梁斷絶子

谷復循於是故司隸校尉揵為武陽楊厥字孟文深執忠伉數上奏請廢子由斯得其度經至建和二年漢中太守王升字稚紀嘉君明知美其仁賢勒石頌德以明厥勳其辭大略如此其刻畫尚完可讀大抵述厥脩復斜谷路爾但其用字簡省復多舛謬惟以巛為坤以余為斜漢人皆爾獨詆字未詳永平明帝建和桓帝年號也集古錄

右司隸校尉楊君頌隸書不著書撰人名氏文為韻

語然其事迹粗可考見其所頌者楊君復斜谷之路也永平中始詔開余谷中間西羌亂道絶不通復由子午谷險阻為患司隸校尉犍為武陽楊厥字孟文請廢子午道復由斜谷建和二年漢中太守王升稚紀為之刻石頌德其所謂余谷者蓋斜谷也漢人用字多從省文如此耳碑在興元集古録目

右司隸楊厥開石門頌余嘗讀范曄後漢書鄧騭傳有云時遭元二之灾人士饑荒章懐太子注以謂元

二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下為小二字後人不曉遂讀為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明驗也其說甚辨學者信之今此碑有曰中遭元二西戎虐殘橋梁斷絕若讀為元元則為不成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書注未必然也金石錄

墨寶云楊君石門頌在襃地縣北五里磨崖漢隸字原

祝長巖訢碑

右祝長嚴訢碑政和中下邳縣民耕地得之碑云惟
漢中興卯金休烈和平元年歲治東宫星屬角房月
建朱鳥中吕之均萬物慈射華澤青葱蚑行蠕動咸
守厥常人物同受獨遭灾霜顛霣徂落壽不寛弘經
設三命君獲其央年六十九又云伊歎嚴君諱訢字
少通兆自楚莊祖考相承指命道術治嚴氏春秋馮
君章句又云幼為郡掾史會稽諸曁尉烏程毗陵餘
曁章安山陵長以病去官後為丹陽陵陽丞守春穀

長舉廣遷東平侯相下邳祝長典牧十城所在若神其後有銘銘為五言頗殘缺難讀云金石錄

政和中出於下邳漢人銘墓皆一律此碑先書其所終歲月及壽考有嗟惜之辭踰百言始云伊歎嚴君諱訢字少通遂述其行事與費鳳兩碑略相似銘詩亦五言列種諸奇樹一句又同豈此碑亦卜君所作乎訢所歷者諸暨尉烏程毗陵餘暨章安山陰長丹陽陵陽丞春穀長東平侯相祝長年六十九以威宗

和平元年卒其云歲次東宮星屬角房月建朱鳥中呂之均者謂庚寅四月也隸續

平都侯相蔣君碑

君諱闕字闕其先出自闕后稷之闕至於成王先有天下錫地闕畿俾侯于蔣曰而闕秦闕諸夏闕恥揖闕土闕壯曰闕遐阻闕居來南適彼荆闕漢君之祖考闕爲交州刺史從父交阯太守闕能輸力王室以篤臣節

功列天府令問不已君纘厥緒載德不闕 山之闕

秉闕 之芳刑膺顔夏之殊行孝友

著於閨門弟順稱于鄉黨敦書說禮闕 好仁闕

事闕 學優則仕歷郡五官掾功曹正色立於朝

有孔父闕 前後牧以禮辟命委質承闕

行成於內名播于外再為計掾光光撟撟與

闕 乃時京師百郡覲會莫不闕

中昭闕 之則夙杖惟寅闕 翼天

闕

禮朝遟明徳出宰豫章平闕

季文之清約闕　約之政布愷悌之化經國以禮闕

以義與郡黔首繼負歸闕　君文

不犯順武不違敵賞善罰否寛猛恊中闕濟清瑛遵五

迸四仁慈春夏威若闕　戚圄圄空

虚路靡怨闕　睦宇宙稱平三載考績功業顯明

當據符闕受福無疆闕天不弔降实賢良闕六十有五

元嘉二年三月甲午卒遭疾不豫闕卒于官國喪恵君

朝失楨幹百闕悲恨若鄭子產遐邇闕　女增歎闕
曹怓怛闕　罔極闕　愛敬終以哀感禮畢祥除餘悲
憑億瞻望墳塋循墓徘徊松柏闕　寘涕泣愴悽感慕詩
人慕慕者儀追頌遺訓刋之玄珪其辭曰
於穆林丞寔乾所生闕　挺出闕　性純清文為儒宗武
則干城顒顒昂昂臨朝有光宿衛紫微雯恪在勤典國
治民其化若闕　州郡闕　黽銀皇矣上帝賦命不
均喪漢良輔社稷之鎮淑人君子胡不萬年改世不朽

闕

泝後昆

右漢故平都侯相蔣君之碑篆額今在道州碑石漫滅不得其名字平都侯國屬豫章郡碑有出宰豫章平五字其下闕文即平都也蔣君以威宗元嘉二年卒其文有云禮畢祥除瞻望墳塋則此碑乃後來所立學記蛾子時術左傳蛾析皆讀蛾為蟻史記索隱讀淳化鳥獸蟲蛾亦作蟻漢碑書蓼莪皆作蓼儀亦有作蓼義者詩人以儀與河阿叶韻則是讀儀為俄

也此以纂纂者儀叶涕泣愴悽刋之立珪則又讀如

本字大學云迸諸四夷釋迸為屏後漢傳有遵五屏

四之文此碑亦然葢漢人傳會論有如此者隸釋

碑以芳刑為芳形撟撟為矯矯憑億為憑臆清瑛

為清英全上

右平都侯相蔣君碑文字殘闕其名字官閥皆不可

考惟其額題漢故平都侯相蔣君之碑而碑云年六

十有五元嘉二年三月甲午卒丁爾有劉景文季孫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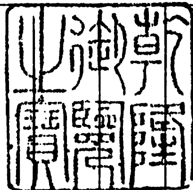
知名士與余先公有舊家藏金石刻千餘卷既歿其子不能保為一武人得之其後余故人王偁定觀復得數百卷其中漢碑數本余所未有者悉以見贈此其一也金石錄

丹陽太守郭旻碑

右丹陽太守郭旻碑云君諱旻字巨公有周之裔也又云治律小杜幼仕州郡察孝廉除郎中謁者遷敬陵園令廷尉左平治書侍御史獄刑無頗憲臺如砥

以父憂去官選拜郎中侍御史遭母憂服除復拜郎中治書侍御史遷冀州刺史徵拜尚書是時淮夷蠢逆帝疇官綏策書褒屬俾守丹陽為政四年以公事去官年過耳順寢疾瘨頹延熹元年十月戊戌卒其十二月丙申葬徵言絕矣諸子曷仰三載禮闋廼羣相與刻石勒銘最後云昔君即世雖立碑誦裁足載字加有瑕闕君之弟故太尉薨歸葬舊陵於是從子故五原太守鴻議郎其及淯孫其其名殘闕悰祖之德乃

更刻石不改舊文蓋用昭明祖勲焉郭氏爲陽翟著姓自公以来世以通法律顯名此碑所謂太尉公者禧也金石錄



六藝之一録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録卷四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陸　湘

負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　湘

謄録監生臣徐　瑹

六藝之一録卷四十一

錢唐倪濤撰

石刻文字十七

國三老袁良碑

君諱良字厚卿陳國扶樂人也厥先舜苗世爲封君周之興虞閼父典陶正嗣滿爲陳侯至玄孫濤塗初氏父字立姓曰袁曾僖公四季爲大夫哀十一年頗作司徒其末或適齊楙而袁生獨留陳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

祖破項寔從其冊天下既定還宅扶樂孝武征和三年
生曾孫幹斬賊公先勇拜黄門郎封關内矦食遺郷六
百户後錫金紫僁脩城之䆊幹薨子經嗣經薨子山嗣
傳國三世至王莽而絶君即山之曾孫纘神明之洪胤
資天悳之清則憺綜易詩而悦禮樂舉孝廉郎中謁者
將佐大匠丞相令廣陵太守討江賊張路等威震徐方
謝病歸家孝順初政洛口口白三府舉君徵拜議郎符
節令時元子光博平令中子騰尚書郎少子璋謁者詔

書辟口口可父事羣司收君父子俱列三臺夫人結髮
上為三老使者口節安車親口几杖之尊袒割之養君
寔饗之後拜謁相帝御九龍殿引君對靚興酒飯賜飲
宴
卌凶頑者連遇運害災瘯備至陰陽不和寒暑不節管
孔子制義承奉剿有興盛之福悍期郎致来咎之變朕
以妙身龒表繼業二九之𢦓令亶其際圖記占口愐在
藩國自先帝至德猶有十字七國之謀盖治去者不諱其

難朕追〈𦍍〉社稷之重恐有交會諸國王兵開導以驕滿之漸令姦邪因緣生慝相以顯選簡練內升符掌符竟惠櫟𢦏民故連拔授不問勳次典郡職重親執經緯隱括在手往者王尊發縱於平陽清約藩輔其節所然忠臣之義有獻讜𠫭〈去字〉吝其加精徹測切防𨷂朕疚心以式令特賜錢十萬雜繒卅匹壬〈玉字〉具納佩書刀𦈏文印衣𮈔極手帕各一往悉乃心勉密協同便宜數上君子曰優敗之寵於斯盛矣宰縣治郡𮈔民不思載八十五

以病致仕永建六年二月戊辰卒居芭室廬殯于假館

皆行父平仲小國之卿其儉猷稱况漢大夫父子同升

而爾環堵不遭企明實録之時使前喆泯名而君獨立

於是厥孫衛尉潮司徒掾弘口圅刊石作銘其辭曰

飛清邈紛其歷跨高峀宇山鋪雲際作帝父振洸濊登崋

龍眺天坐酌不揮凱以邁民被澤兆畿乂十本㥁曜其

碣口煌煌數萬古

右漢故國三老袁君碑篆額在開封之扶溝袁君名

良歷郎中謁者將作大匠丞相令廣陵太守議郎祔
節令國三老梁相以順帝永建元年卒其孫衛尉滂
立此石滂以光和年為相其作九卿當在靈帝之初
水經云扶溝有袁梁碑者誤也趙氏云唐宰相表及
元和姓纂云袁幹封貴鄉侯八世孫良生昌璋昌生
安璋生滂按袁安以永平四年舉良之卒猶在其後
三十九年又安乃汝南人滂則陳郡人相去歲月甚
遠鄉族皆不同乃以為從父兄弟踈謬甚矣諸書皆云

幹以討公孫勇功封貴鄉侯而碑作公先勇又云封
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皆莫可考趙氏辯安滂非同
祖其論詳矣然遺鄉侯事蓋在田廣明傳中傳云故城
父令公孫勇謀反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圉圉使小史
侍之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共收捕捕之上封四人
為侯小史竊言上問之對曰為侯者得東歸否上曰
汝鄉名為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汝矣於是賜小
史爵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小史即幹也碑云僊脩

城之鄭者以僊為遷葢遺鄉其後徙封也碑云袁生當秦之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寔從其策太史公書高祖之出滎陽收兵欲東袁生説帝深壁武關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帝從其計碑所書二事皆與史合惟班史以袁生為轅生左傳載濤塗頗皆作轅古字通用也梁相之冊其文甚温厚漢志載陰陽交會有陽九陰九之戹此云二九之戒似謂此也張平子賦云合二九而成譎謂

王莽十八年而成變計此冊蓋慮藩方或有七國之
難且云恐有交會非用新室事也元帝窮極幼眇讀
曰要妙此云妙身繼業者讀妙為眇也隸釋
碑以辟為辟以猷為猶樹即楚字𢇍即絕字鼎即
則字憞即惇字勳即勛字注即往字測即測字取
即賢字迷即沙字仝上
扶溝縣有袁梁碑云梁陳扶樂人水經注
右漢袁良碑云君諱良字卿卿上一字磨滅陳國扶

樂人也厥先舜苗世為封君周興虞闕父自此而滅又云滿為陳侯至玄孫濤塗以字立姓曰袁自此又滅又云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策天下既定還宅扶樂蓋不知為何人也又云孝武征和三年曾孫斬賊先勇拜黄門郎曾孫滅其名賊下又滅一字又曰封關内侯食遺鄉六百户蔑子經嗣經薨子山嗣傳國三世至王莽而絶君即山之曾孫也舉孝廉郎中謁者將作大匠丞相令廣陵太守討江

賊張路等威震徐方謝病歸家孝順初初下數字滅

又云府舉君拜議郎符節令其後又云永建六年二

月卒其碑首題云漢故國三老袁君碑而碑文有使

者持節安車又有几杖之尊袒割之養君寔饗之之

語以此知良甞為三老矣其餘磨滅雖時時可讀而

不能次第也又曰帝御九龍殿引對飲宴九龍殿名

惟見於此集古錄

右隸書不著書撰人名氏良字卿卿上一字缺陳國

扶樂人歴議郎符節令嘗為三老其額曰國三老袁君碑碑以永建中立在今開封扶溝集古目録

右國三老袁君碑按元和姓纂云袁幹封貴鄉侯始居陳郡為著姓八代孫良生璋昌昌生安璋生滂為司徒唐書宰相世系表云袁生玄孫幹封貴鄉侯八世孫良二子昌璋昌成武令生安璋生滂以此碑及後漢書攷之姓纂與唐表殊為踈謬袁安列傳云安祖父良平帝時舉明經為太子舍人建武中至成武

令今攄此碑良以永建六年卒相距葢百餘年以此知非一人無疑又安以永平四年薨良之卒乃在其後三十九年以此知非安之祖亦無疑也葢安汝南汝陽人滂乃陳郡扶樂人其鄉里族系亦自不同而安與滂相去歲月甚遠不得為從父兄弟明矣豈二人之祖其名偶同遂爾差謬邪又此碑與李利涉編古命氏皆云良幹五世孫而姓纂唐史皆以為八代孫碑云幹袁生之曽孫而唐史以為玄孫諸書皆云

幹以討公孫勇功封貴鄉侯而碑獨作公先勇又云封關内侯食遺鄉六百户者皆莫可考安列傳稱祖良為成武令而唐史謂昌為此官者疑唐史之誤也又酈道元水經注扶溝城北有袁梁碑云梁陳國扶樂人事與碑合唯水經誤以良為梁爾袁氏自漢以来世為著姓安與滂皆一時顯人而諸書於其族系錯謬如此以此知典籍所載其失可勝道哉金石録

漢三老袁良碑在太康縣圉城鎮西南三十里扶樂

城石牛廟又云在縣西北三十里陽夏鄉墓下永建六年卒葬于此良一作貢天下碑錄

三老袁貢碑永建六年東京金石略

中常侍費亭侯曹騰碑

過水四周譙城側城南有曹嵩冢冢北有碑碑北有廟堂餘基尚存柱礎仍在廟北有二石闕雙峙高一丈六尺榱櫨及柱皆雕鏤雲矩上罦罳已碎闕北有圭碑題云漢故中常侍特進費亭侯曹君之碑延熹

三年立碑陰又刋石第二碑文同夾碑東西列對兩石馬高八尺五寸石作粗拙不比光武隧道所表象馬也有騰兄冡冡東有碑題云漢故潁川太守曹君墓延熹九年卒而不刋樹碑歳月墳北有其元子熾冡冡東有碑題云漢故長水校尉曹君之碑歴大中大夫司馬長史侍中遷長水年三十九卒熹平六年造熾弟胤冡冡東有碑題云漢謁者曹君之碑熹平六年立水經注

右漢中常侍費亭侯曹騰碑文字磨滅其粗可見者云維建和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巳巳皇帝若曰其遣費亭侯之國其餘不可識也建和桓帝即位之元年也後三十七年獻帝中平元年騰養子操始爲騎都尉擊黄巾矣集古録

右漢隷不著書撰人名氏騰桓帝時官至中常侍長樂太僕封費亭侯追加兼諫議印綬碑無所立年月在亳州集古録目

右費亭侯曹騰碑云惟建和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己巳皇太后曰其遣費亭侯之國爲漢輔藩而歐陽公集古録乃言皇帝若曰其遣費亭侯之國誤也按後漢書建和元年桓帝即位梁太后臨朝稱制也漢自安順以來閹竪尊寵用事往往封侯貴顯其後騰之孫操及其曽孫丕再世數十年憑藉勢力卒移漢祚而有之以此觀之閹竪用事之禍可勝言哉金石録

中常侍曹騰碑建和元年立在亳州金石略

費亭侯曹騰碑陰

維建和元年七月廿二日己巳

皇太后曰其遣費亭侯之國為漢藩輔臨君境內毋有

出闕　變卒闕　百姓不可不

愛不愛則不附大臣不親百姓不附可不慎下闕

制曰闕　中常侍費亭侯曹騰

騰見克闕　先帝能自舊拔於險阻

之中不陷兮羣小害已之譖遂亦闕　前後英

諆闕 進賢納闕踐阼之初受爵于東土厥功章然騰
守足退居約身自持遭母憂孝行純篤闕慎禮紀喪能
過哀服祥有不忍遠離之恩情闕感病毀性早甍朕甚
閔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騰能終之春秋之義旌
釆介吕勸為善及其在殯使兼諫議大闕
特進贈費亭侯印綬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
右費亭侯曹騰碑水經云譙縣有曹騰碑題曰漢故
中常侍長樂太僕特進費亭侯曹君之碑延熹三年

立碑陰又刊詔詔策二歐趙不指此爲曹騰碑陰失稽考也本傳云騰自安帝時爲黃門從官後以定策立威宗與州輔等七人皆封侯至大長秋此碑前一篇建和元年七月巳巳就國策書乃梁太后臨朝時也後一篇乃褒贈制書傳云奉事四帝而水經有据則其亡在威宗時嗚呼東漢之亡也以閹官雖小人道長作福作威履霜堅冰勢之必然者蓋上失其道爾高帝約非有功不侯自和帝封鄭衆而苴茅裂土

者相踵至有同日十九侯者順帝又聽其養子襲爵

騰用事省闥三十餘年其養子嵩至於竊位台輔至

孫操遂問鼎矣 隸釋

胙與阼同篆額今獨存云中常侍長樂大僕特進

費亭曹侯碑 水經誤多四字

吉成侯州輔碑

闕 輔字闕 世闕 于炎闕

君闕 卿衛特以文明敵達拜小黄門遷事

和熹后孝安帝安思皇后時為大宮令孝順皇帝踐祚
之闕 復以拜小黃門遷臧府令當中常侍讓與同郡錡
任後以病孫位起家復拜謁者令中尚方闕 遷中常侍
遭順帝棄天下扶佐孝沖孝質帝兼領黃門令順烈皇
后攝政以君舊闕 拜長樂大闕 遭孝質無嗣乃定冊帷
幕援立聖主有安社稷之勳建和二年七月巳巳詔冊
曰蓋聞春秋之闕 采豪毛之善大漢典制有恩澤之封
輔歷世守省恪恭位著建立之際處乎左右常伯之職

同闕協意以亮天功往者鄭衆蔡倫行事科比其封輔

爲葉吉成侯和平中君復軸拜大長秋兼以闕侍之位括

統前後明先帝法令曉舊章之事周密淵慎奉巳守度

左寵弗盈能自挹損爵闕日隆持之益懼每所典領威

禁不犯遠惡辟宮不離艱難所謂磨而不磷涅而不緇

者闕朝廷禮之以君耇老有机杖之賜年六十有二永

壽二年十二月丙子薨中外咨悼賻贈闕等昔管蘇之

尹楚以直見踈死託其闕張卿之左漢闕季布之闕以

安髙后論德比隆君寔蹟闕於是鄉人姻族乃相與刊

石樹碑昭宣令問其辭曰

盛德之休實生君侯天授厥美忠貞以闕退翼軒闕達

闕華樞六帝四后是咨是諏錫以寵衣紫艾兼紆幹國

栜家以光以舒後闕禮闕人誰闕泥我責不

濡闕君守固終始不渝旌之萬祀顯燿永譽

右漢故中常侍長樂大僕吉成侯州君之銘篆額州

君名輔為小黃門大宮令復拜小黃門歷臧府令謁

者令中尚方令中常侍黄門令長樂大僕大長秋封
葉吉成侯以威宗永壽二年卒曹騰傳云與輔等以
定策功封亭侯騰所封者費亭輔之封葉吉成者葉
縣之吉成亭也此碑敘其歷事六帝四后詳瞻有史
法與漢代它碑體格絶不同也東郡閻尹挟震主之
威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及家凶身裂而鼂鼎亦
遷矣其碑刻存於今者有四曹騰碑陰乃兩制策爾
此碑謂其恪恭周密在寵弗盈當拜中常侍而遜其

鄉人樊安碑則謂其甘貧樂約不覬榮貴爲邑宰所慢然後慷慨從官譙敏碑則謂其倍㩁守静韜光遠咎恥與鄰人並驅三人者俱無列傳豈咸有殊操異於輩流乎譽之必過其實蓋諛墓之辭爾

遝即逮字涅即涅字緇即緇字㧚即越字隸釋

溳水南有漢中常侍長樂太僕吉侯苞冢冢前有碑基西枕岡城開四門門有兩石獸壙傾墓毁碑獸淪移人有掘出一獸猶全不破甚高壯頭去地減一丈

許作制甚工左膊上刻作辟邪字門表塹上起石橋歷時不毀其碑云六帝四后是諮是諏蓋仕自安帝沒于桓后于時閹閽擅權五侯暴世割剥公私以事生死夫封者表有德碑者頌有功自非此徒何用許為石至千春不如速朽苞墓萬古祇彰誚辱嗚呼愚亦甚矣水經注

右吉成侯州輔碑名字已殘闕其額題云故漢中常侍長樂大僕吉成侯州君之銘輔名姓見范曄後漢

書宦者傳以定策立桓帝與曹騰等七人同時封為亭侯令此碑載當時詔書有云其封輔為葉吉成侯以此知其名輔而酈道元注水經云涉水南有漢中常侍長樂大僕吉成侯州苞冢冢前有碑其詞云六帝四后是諮是諏令驗其銘文實有此語獨以輔為苞蓋水經之誤當取漢史及此碑為正金石錄

州輔碑陰

吉成侯州輔碑有碑陰永壽二年未詳金石略

漢陽太守一闕　故京兆尹延篤𣎴堅故東平相温貢顯宗故益州太守駱肅文惠故交阯太守府軍楀術伯道故上黨太守州郡當世司徒長史宛任闕　伯陽故光禄丞宛趙堅尉貞故臨湘令扶闕　仲闕　故鹵令馬浮元顯廣平令王瑋伯玉故麇獽令章陵錢訢禮公車騎將軍司馬宛闕　守矩小侯新野鄧辰伯臺故細陽侯相州寶季琮故河陽長州宗伯興尚書侍郎比陽張超伯載故海昏侯相謝杲闕　朝郎中州愽起世光禄丞州亢孟

元公車令州忠衎玉故建城長何柜世舉故建昌長唐
超景遠故鄱陽長王福仲昭故南武陽侯相張和仲異
故便長督匡仲英故襄陽長辟敏烋公故郎長州湯伯
德郎中王恭季公郎中陳充廣世郎中州起巨堅故隋
守長州歆宣雎故荊州從事州鮮宣雎故荊州從事州
熹伯平故河隄從事張雎伯宗故軟長胡肅伯於處士
趙訢公甫處士李 闕 文德故督郵蘇 闕 義山故督郵杜
合巨孫故督郵魯陽表苞景伯故 闕 守令州稱子明故

府掾杜瑗次高故府掾何進定安故府掾王萇伯闕故

府掾汪直元孝處士州龍宣興處士王闕公闕處士傅

稠公下闕

右州輔碑陰京兆尹延篤叔堅而下題名者凡四十

餘人自東漢以後一時名卿賢大夫死而立碑則門

生故吏往往寓名其陰葢欲附託以傳不朽爾令輔

一官者而碑陰列名者數十人雖當代顯人如延叔

堅亦預焉有以見權勢之盛如此雖然區區掛名於

此者亦可恥也夫金石錄

右州輔碑陰自漢陽太守而下四十有九人其八人稱邑曰冠軍曰宛曰章陵曰新野曰比陽曰魯陽皆南陽之邑也餘人唯延篤有傳乃南陽犨人則不稱邑者犨之人也碑云鄉人姻族相與刊石則又知輔為犨縣人也輔嘗拜中常侍而遜其同郡錡任則輔蓋厚於鄉黨者故其殂而鄉人肯為之立碑趙氏云東漢名卿賢大夫死則門生故吏立碑而題其陰延叔

堅當代顯人挂名于此亦可恥覌叔堅與李文德書豈登州氏之門者其後坐鉤黨廢錮鄉里至於圖其形于屈原之廟非始終無疵安能有此靈帝時中常侍張讓歸葬頴川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張甚恥之太邱長陳仲弓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張感仲弓故多所全宥史官稱之曰漢自中世閹人擅恣俗遂以遁身矯絜放言為髙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兒已吽呼之矣故時政彌惽而其風愈往唯陳先生進

退之節必可度也葢達而得位則正色立朝不可朋姦而趨勢及身退窮處則同塵所以遠害固大雅君子之所尚方叔堅居里而同郡為輔勒石借其名以為重叔堅亦不得而拒也非若他碑門生故吏之比趙氏其何疑焉州姓見于簡策甚鮮此碑所題乃十有三人在内則令公卑丞光禄居郎位在外則守上黨相細陽小者亦為州從事縣令長一瑫在朝不但三人緩帶而已 隸釋

州輔墓石獸膊字

右州輔墓石獸膊字酈道元注水經云州君墓有兩石獸巳淪沒人有掘出一獸猶不全破甚髙壯頭去地丈許制作甚工左膊上刻作辟邪字余初得州君墓碑又覽水經所載意此字猶存會故人董之明守官汝頼閒因託訪求之踰年持以見寄其一辟邪道元所見也其一乃天禄字差大皆完好可喜之明又云天禄近歲為村民所毀辟邪雖存然字畫巳殘闕

難辨此蓋十年前邑人所藏今不可復得矣金石錄

中常侍樊安碑

漢故中常侍騎都尉樊君之碑

君諱安字子仲南陽湖陽人也厥祖曰仲山父翼佐周宣出納王命為之喉舌以致中興食采于樊子孫氏焉亦世載德守業不衍在漢中葉寓生掂媛化合南頓實產世祖征討逆畔復漢郊廟而樊氏以帝元舅顯受䈬土封寵五國壽張侯以公德加位特進其次竝以高𣪊

處卿校侍中尚書據州典郡不可勝載爲天下著姓君
務𦣝好學治韓詩論語孝經兼通記傳古今與義甘貧
樂約意不回慼天姿淵懿稟性有直秉操不移不𦣝覬
貴世政促峻邑宰寡識嫉賢妬德被𦣝勞事然後慷慨
礉𢡟宦于禁室歷中黄門冗從假史拜小黄門小黄門
右史遷㓕府令中常侍其事上也貞固密𢤱於矜戰戰
化主股肱助國視聽外職不誣内言不泄爲近臣楷栟
是𦣝兄弟並盛雙據二郡宗親頼榮年五十有六𦣝永

壽四季二月甲辰卒朝思其忠追拜騎都尉寵旨印紱
英書襃歎賻贈有加嗣子還寔呂務弱夙敘丕蔚而喪
冊天禮備㑹位呂延熹三年冬十有一月自上烝祭乃
尋惟烈考恭脩之懿勒之碑石俾不失隧其辭曰
肅肅我君帝躬是翼丕事多難我君是力秉此小心呂
亮皇職惟帝念功庸呂輿服大命傾霣魂神僊伏蘢艾
追遷用光其德謁謁遺稱佗呈佗式勒銘慈石㫖示罔
極勳名不剟永昭千億制詔中常侍樊安宿衛歷年恭

愘淵慎嬰被疾病不幸蚤終令使湖陽邑長劉掾追號安為騎都尉贈印綬䰟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

延憙元年八月廿四日丁酉下

右漢故中常侍騎都尉樊君之碑無額書其首行如此樊君名安字子仲歷中黄門冗從假史小黄門小黄門右史藏府令中常侍漢志有中黄門冗從僕射而無假史有小黄門而無右史蓋闕文也安以威宗永壽四年卒其子以延熹三年仲冬孫祭畢始刻此

碑其末又載延熹元年八月丁酉贈騎都尉詔趙氏遂以碑為元年所立而歐公云字子佑皆誤也壽張侯者名宏碑在唐州湖陽三五十年來推拓已漫滅其半矣治平中縣令樂京亦嘗為之再刻隸釋

碑以公德為功德著性為著姓失隧為失墜作呈為作程貮即貳字礉即激字幩即憤字尤即冗字蚤即蚤字仝上

右漢樊常侍碑云君諱安字子佑南陽湖陽人也君

幼學治韓詩論語孝經歷中黄門拜小黄門小黄門右史遷藏府令中常侍年五十有六永壽四年二月甲辰卒其先為中黄門後為小黄門又為小黄門右史蓋漢官之制今不詳其次序也余少家漢東天聖四年舉進士赴尚書禮部道出湖陽見此碑立道左下馬讀之徘徊碑下者久之後三十年始得而入集録蓋録初不見録於世自予集録古文時人稍稍知為可貴自此古碑漸見收采也

右漢隷不著書撰人名字常侍名安字子佑南陽湖陽人官至中常侍追贈騎都尉此碑并追贈制書同刻以延熹三年立在唐州湖陽縣集古録目

延熹元年八月金石録目

漢常侍樊安碑安永壽四年二月卒其後勒碑序所歴官令碑在唐州湖陽安故湖陽人也桓帝永壽三年是為延熹之元實自四年六月以改則在二月故猶為永壽但立碑在後自宜以延熹為据也漢自延

平故制壞矣中常侍黃門增舊三倍於永平又改璫為黃金而貂右矣其勢傾天下觀東觀漢記書宦者盡敘其所承本系如孫程曹騰為唐叔振鐸後則史氏畏避不能直筆其於序事可得据耶今碑叙自中黃門遷小黃門又自此遷常侍或疑其制蓋漢世中常侍千石小黃門六百石中黃門三百石中藏令六百石掌中幣帛金銀貨物其序自應如此蔡倫自小黃門遷常侍而中黃門非大功不得躐小黃門以進此

可得考也漢又有中宮謁者書內從僕射謁者主報中章宦者漢制主中文書則左右史也此皆不屬少府而自為一職其制已極宜其能亂天下而卒以亡漢也 廣川書跋

後漢樊常侍碑歐陽文忠公已有跋今其文幸可讀以永壽四年二月卒是年六月改元延熹八月丁酉制詔湖陽長劉操追授騎都尉印綬至二年十一月其子勒文碑石俾不失墜而趙明誠金石録乃以為

元年八月蓋因贈官而不考立碑在後也 益公題跋

郎中鄭固碑

君諱固字伯堅著君元子也含中和之淑質履上仁 闕
孝友著乎閨門至行立乎鄉黨初受業於歐陽遂
窮究于典籍膺游夏之文學襄冉季之政事弱冠士郡
吏諸曹掾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入則腹心出則爪
牙忠以衛上清以自脩犯顔謇愕造膝佹辭加以好成
方類推賢達善逡遁退讓當世以此服之郑后孫瑋以

為儲舉先屆計掾奉我 闕 貢清眇冠乎羣彥悳能簡乎
聖心延熹元年二月十九日詔拜郎中非其好也㠯疾
錮辭未滿期限從其本規乃遘凶愍年卌二其四月廿
四日遭命隕身痛如之何先是君大男孟子有楊烏之
才善性形於岐嶷 闕 見於齒齔年七歲而夭大君夫人
所共哀也故建 闕 共墳配食斯壇㠯慰考妣之心琦
瑤延㠯爲至悳不絕則鍾鼎奚銘昔姫 闕 武弟述其
兄綜 闕 行於彛匜獸㠯敢忘乃刊石㠯旌遺芳

其辭曰

於惟郎中寔天生悳順親誨弟雯恭竭力敦我義方導我礼則傳宣孔業佐𠫵模式政事上忠吕自勖貢計王庭華夏歸服帝用嘉之顯拜殊特將從雕意色斯自得乃遭氛災隕命顛沛家失所怙國闕忠直俯哭誰訴印𢾾為告嗟嗟孟子茁而弗毓奉我元兄脩孝罔極魂而有靈亦歆斯勒

右漢故郎中鄭君之碑篆額鄭君名固威宗元熹元

年卒固以曹掾事其郡將而云犯顏謇諤造膝詭辭漢人用事不拘礙如此秦紀引賈生云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陳涉世家則刪逡巡二字班史又作遁巡故顏師古讀遁為逡而詆潘岳用遁逃為非游俠傳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此云逡遁退讓蓋用史記語歐讀為巡趙又惑於顏注予謂皆當讀如本字

砰以悍為諤以佹為詭以錮為固以幙為模質即

質字歟即獨字皐即昌字𦞦音慉上公

右漢郎中鄭固碑文字磨滅其官閥卒葬年月皆莫可考其僅可見者云君諱固字伯堅孝友著於閨門至行立乎鄉黨初授業於歐陽仕郡諸曹掾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又曰忠以衛上清以自修其餘残缺不復成文又云元熹元年二月詔拜而不見其官惟其碑首題云漢故郎中鄭君之碑以此知其官至郎中爾漢隷刻石存於今者少惟余以集録之勤所

得為獨多然類多殘缺不完蓋其難得而可喜者其零落之餘尤為可惜也　又云延熹元年二月之下一本云詔拜郎中非其好也以疾錮辭年四十二遺命殯身而中間又有逡遁退讓之語遁當作循錮當作固疑漢人用字多假借又疑以疾錮辭謂疾已堅固若云以疾篤辭覽者詳之集古錄

右漢隸無書撰人名氏固字伯堅延熹中仕至郎中

集古錄目

右郎中鄭君碑賈誼過秦論云九國之師遁巡而不敢進顔師古曰遁音千尋反流俗書本巡字誤作逃讀者因之而為遁逃之義潘岳西征賦云遁逃以奔竄斯亦誤矣今此碑有云推賢達善逡巡退讓詳其文義亦是逡巡之義然二字決非一音蓋古人用字與後世頗異又多假借故時有難曉處不知顔氏何所據遂音遁為逡乎 金石録

右漢郎中鄭固碑歐陽公謂碑文磨滅官閥卒葬年

月皆莫可考予家本磨滅尤甚蓋以去歐公之遠也而隷釋所載文字獨完其云君著君之子延熹元年四月廿四日遭命隕身年四十二則門闕與卒固可考也歐公所録在隷釋之前而乃云若此不可曉也

金薤琳琅

郎中鄭固碑八分書延熹元年今在濟寧州儒學其文有云逡巡退讓者逡巡之異文也管子桓公蹵然逡遁漢書平當傳賛逡遁有恥周禮司士注儀禮士

昏禮大射禮公食大夫禮鄉射禮注禮記玉藻注皆

同（金石文字記）

議郎元賓碑

（上闕）守元賓魯相之孫成德（下闕）東安平令北海

相（下闕）守之弟子中牟令兄子也君生也即有殊搀術

孝行（下闕）鄉黨乾乾積善念於濟人故朋疇宗親

受爵位者皆（下闕）也加有聰明叡据之才慱五經

之滋味覽羣書之要（下闕）圖籍摘翰著作時人莫

能豫其思辯論 下闕 文章爛 下闕 孝廉亢引名於
三署揚清厲於海內除倉龍司馬詔 下闕 試經
第一衛尉察尤異遷吳令憲春陽以加惠則陰 下闕
孽有高宰鄭見思之歌視事二稔民用寧康以不媚
下闕 雲之高翽著色斯辟州從事雖進 闕 退不枉
尺直擣 下闕 罩聖朝旌勲公車徵拜議郎當豊 妲
媾光國興家 下闕 虓馘我良人車卌八延熹二年
二月 卒夫子閔 下闕 咨嗟使者臨弔賻賵特

加於是族當門人莫不傷痒下闕立銘以詠君德其辭曰

上闕雍無倫揚休斅為三臣播忠册列帝庭名顯章光四下闕

建靈石嵒鴻勳昭来据示後昆

掺即操字　𤃿即𤃿字

右議郎元賓碑在今亳州姓名已殘闕所可見者云字元賓曾相之孫又云舉孝廉除倉龍司馬衛尉察尤𢍰遷吳令視事二稔民用康寧州辟從事公車徵

拜議郎年四十八延熹二年二月卒使者臨弔賻賵特加其餘文字完好者尚多惜其名氏皆亡也金石錄

右議郎元賔碑在亳州碑無額故不得其姓石缺又失其名元賔以孝廉入三署除倉龍司馬衛尉察尤異遷吳令辟州從事召拜議郎以威宗延熹二年卒漢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比千石蒼龍司馬主東門蓋衛尉之屬也元賔為九卿所察由千石而治縣時以為遷近歲亦嘗詔從臣薦士矣皆超授二千石剌

史而不以為過其背以千石中都官而出宰百里者乎碑云有喬宰鄭即國僑也翻著色斯則以著為翥又枉尺直㨯則以㨯為尋也隷釋

議郎元賓碑延熹二年未詳金石略

田君碑

右漢田君碑今在沂州其名字皆已磨滅惟云其先出自帝舜之苗裔自完適齊因以為氏乃知為姓田爾又云周秦之際家於東平陽君總角修韓詩京氏

易究洞神變窮與極微為五官掾功曹州從事辟太尉延熹二年辛亥詔書泰山琅邪盜賊未息州郡吏有仁恵公清撥煩整化者試守滿歲為真州言名時牧劉君知君宿操表上試守費自此以後殘闕不可次第而隱隱可見蓋無年壽卒葬月日而有故吏薛咸等勒石勒銘之語乃費縣令長徳政去思碑爾集古録

右漢隷無書撰人名氏田君名字皆缺亡不可見東平陽人也延熹中太山琅邪盜起以選為費令碑以

永康中立在沂州 集古錄目

封邱令王元賞碑

右漢王元賞碑云君諱某字元賞御史君之孫茂才君之子也歷秦及漢有國有家宰相牧守踵武相襲又曰遭父喪以孝立稱土堦環堵熏業並受門徒雨集盛於洙泗又云郡察孝廉郎中謁者宛陵丞封邱令毋憂去官服祥辟司空府延熹四年五月辛酉遭命而終其文字磨滅隱隱可見者如此其名既亡又

不序其姓惟其銘曰於惟王君以此知其姓王爾集古錄

右隸書不著書撰人名氏碑以延熹四年立王君嘗為封邱令辟司空府元賞其字也碑已漫滅元賞之名及其鄉里皆不可見故以其字稱之集古錄目

右封邱令王君碑其姓名已殘闕所可見者字元賞而已云察舉孝廉郎謁者考工菀陵葉封邱令而銘文亦有撫臨三國之語歐陽公集古録云為菀陵丞

者蓋誤以葉字為丞爾金石錄

封邱令王元賓碑隷額兩行所存其下令碑二字歐趙皆以為王元賞予所得者却是元賓字畫分明非是測度其彷彿是紹一碑之中不可識者纔數字王君以察孝廉為郎謁者故銘詩云宿衛帝側嘗宰兖陵葉封邱三城故云王用錫命撫臨三國以延熹四年卒隷續

延熹四年立集古作修廟碑金石作王元賞漢隷字原

延熹四年立集古金石並作元賞隸續云元賓字晝分明非是測度（石墨鐫華）

王元賞碑陰

右王元賞碑陰載門生姓名有云右斉喪右斬杖三年余嘗謂聖人之制禮爲可繼也無過與不及之弊務合於中庸而已禮曰事師無隱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

無服彼漢人為王君乃為斬衰之服於禮無乃過乎

王元賔碑陰四横稱故吏者四人有名字郡邑者十數人餘皆凋落不備其中有立碑錢各五百之文又有右夰喪右斬杖三年之文歐趙有其碑而亡其名碑云門徒雨集盛于洙泗故衰杖過禮等于事父惜乎碑石淪碎姓名不能盡見歐云碑有錢各五百字似是修廟人所記其可見者濟陰定陶蔡顥子盛山

陰金鄉張諺季德又時有故吏字不知為何人祠廟
按此碑既有故吏又有齊衰斬杖之文謂之修廟人
題名非也威宗延熹四年立 隸續
右碑陰題名不知為何人碑余家集録古文既多或
失其所得之自然漢碑存於今者惟華嶽與孔子廟
最多其陰往往列修廟人姓名并記其所出錢數不
過三百至五百今斯碑所題文字闕滅而中間有錢
各五百四字則似是修廟人所記其人可見者有濟

陰定陶蔡顒子盛山陽金鄉張謗孝德河南宛陵趙堂世萇南陽南鄉鄧升升遠濟陰成武周鳳季節而其餘人姓名邑里多不完又時時有故吏字不知為何人祠廟𦙍以漢隸難得録之爾集古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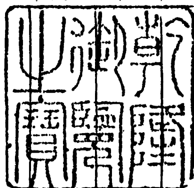
平輿令薛君碑

右平輿令薛君碑文字完好云惟延熹六年春二月平輿令薛君卒烏虖哀哉吏民其咨咨君之德迺建碑石于墓之側其後有銘三百餘言敘述甚詳惟不

載其名字世系故莫得而考焉金石錄

漢故平輿令薛君碑隷額前有敘凡三十六字大畧云平輿以延熹六年二月卒吏民咨其德建碑于墓之側次有銘詩三百四言文雖無缺而不書其名字其云我君肇祖延侯于薛者謂夏之車正奚仲也隷續

延熹三年未詳金石畧



六藝之一録卷四十一